

感性存在

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

——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探析

刘兴章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感性解放



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

——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探析

刘兴章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探析/刘兴章.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1081 - 974 - 9

I. 感… II. 刘… III. 马克思—存在论 IV. 06 -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7580 号

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

——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探析

刘兴章 著

◇责任编辑: 何海龙 王美东

◇责任校对: 蒋旭东 赵亚梅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30 × 960 1/16

◇印张: 19

◇字数: 288 千字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974 - 9

◇定价: 38.00 元

序

愈是伟大的思想愈容易引发争议、遭受曲解和误会，这在人类精神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一种情形。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且不论西方世界曾加之于其上的恶意中伤、片面歪曲和肆意妖魔化，单就我们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看，也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偏差和分歧。大致而言，我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物质本体论；主体性哲学或实践哲学；存在论哲学。当然，这种先后在时间上并不严格，即便是在今天，此三种解释路向也还各自分享着不同份额的市场。

一定程度上，我们或许很难判定解释路向上的孰优孰劣。人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谈论对一种学说的真正理解？或曰，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到底应秉持何种标准来断定解释是否达致了对思想的真正领会？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人声称这不过是纯粹的解释学问题，但事实却远非这般简单。有没有实现对一种学说或思想的切近领会和把握，这在其理论自身和生活实践中总还有其深层根据。不然，今天学界高呼“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意义便要大打折扣。我以为，一种解释能否称得上是真实切近，大体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思想的解释同思想本身是否自洽。第二，解释在理论上是否拓宽了问题域，涵盖了新的时代问题，并且是否赋予了这些问题以新的理解视界和角度，从而使问题得到更好的统摄和说明。第三，解释是否在生活实践中为问题的解决提示了出路。从这种意义上说，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作存在论路向的解读无疑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这也就是20世纪西方学者，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萨特、梅洛·庞蒂，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海德格尔，为什么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了存在论解释的根本缘由。刘兴

章博士的《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探析》作为从根底上系统全面地梳理和研究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力作，就是走在这一解释路向上的。

理性形而上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由来已久的传统。理性的至上至尊地位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确立后，历“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建构，最后在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和严密的逻辑结构中达到了它的巅峰。在此漫长的历程中，感性，如感性存在、感性意识、感性需要等，皆因其不确定性、体验性、个人性，被视为一种败坏的存在，遂遭重重贬黜与压杀，人的本真生存情态被严密地锁闭。其情形正如作者在著作的第一章所示，这是“理性的张扬与感性的隐退”。感性，首次被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地位，是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他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和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把人的存在从抽象思辨的天国拉回到感性的大地，并力图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他由于拘执“单纯的感觉”和“单纯的直观”，把感性仅仅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不是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所以其哲学在终局上仍然落在黑格尔哲学之下。然而，费尔巴哈在哲学上体现出来的前进意图和止步的界限，为马克思的思想事业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和重要的提示。因此，马克思在创制自己的“历史科学”时，一方面坚定承诺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这一原则确乎具有存在论的基础性质），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最伟大的地方，即他的“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通过把人理解为现实的“感性活动”，将历史理解为“自然界”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生成为人的过程，于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存在论哲学革命得以发生。这就是本书第二章的基本内容。作者在这里较为详尽地讨论了马克思哲学在承传上同费尔巴哈哲学、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尤其提出了要重视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所具有的在存在论哲学上的基础性质问题，认为这一性质本质重要地关涉到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判定。

作者清晰的思路、深厚的功底和学术创新能力，在第三、四两章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作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由于人被视作“感性活动”意义上的感性存在物，因而对感性存在的“维度”和感性存在的“形式”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构成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之关键。为深刻理解马克思感性活动的存在论，揭示感性活动的能动性根

源，呈现马克思哲学问题域为“感性活动”所贯穿和统摄，作者逐一剖析了作为“感性存在”的人的几个基本存在维度——感性存在的自然、感性存在的历史、感性存在的语言，同时，作者还就贯穿于这几个基本存在维度的两种感性形式——“感性意识”与“感性需要”作了深入讨论。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就人的感性存在的维度考察来看，还是就人的感性存在的形式分析而论，都是过往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阐释中疏漏或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东西。

本书的第五章谈的是异化问题，但由于作者切入问题的角度是“感性存在”，所以异化即被理解为“感性存在”的历史缺席。无疑，作者领会并把握到了与近代思想家对“异化”现象的理解有别，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乃是从人的“生存”意义上来界定的。作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当他把人理解为“感性的活动”，把历史理解是这一活动的展开时，他也就把异化看作是感性活动的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如果说异化表明的不过是人的现实感性生命之遮蔽，那么这种异化在当下社会则突出地表现为人的现实感性生命被“资本”抽象化或“物化”；既然人的异化本质上是人的感性活动之异化，是人的感性存在的异化，那么人的解放本质上也就是人的感性解放。顺着这一思路，作者在著作的第六章很自然地讨论了这一主题。人的解放所以是感性的解放，在作者看来，这不仅因为“人”在马克思那里一般地被理解为是一种“感性活动”意义上的感性存在物，而且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活动”意义上的存在论的“感性”，它是包含着人的“五官感觉”，包含着人的全部“精神的感觉和实践的感觉”（意志、激情、爱、冲动、欲望等），包含着作为整体的、具体的人的存在之各种“特性”。作者以马克思如下的说法为依据：“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显然，作者以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捕捉到了原典中这段话的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思想“玄机”。的确，“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如果不是在存在论意义上道说“感觉”，又如何可能呢？秉承这种见解，作者就马克思关于感性解放的必要性、感性解放的路径以及

感性解放状态进行了探讨。在此，作者提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就是关于人的感性解放原则，并认为，由于这一原则立足的是存在论的哲学高度，所以我们对之也必须从存在论的高度上来加以领会和把握。本书的最后，作者还精辟地评论了作为感性解放论之当代回响的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

通观全书，很容易看出作者运用得颇为娴熟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即原典阅读法与思想对话法。对原典的理解，学界称之为“文本功底”的能力，这在本书的行文中总可以时时为我们深刻感受到。而让马克思和不同思想家进行深度对话，让思想在不同的平台基地上交流碰撞，则充分显示出作者理论视野的广阔和理论思维的活跃。某种意义上，作者在理论探索上所取得的新的突破和进展，正得益于这两种研究方法的恰当运用。本书作为一部研究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基础理论力作，其特点不仅在于它完整地呈现了马克思存在论哲学之思想，阐释了其中关联密切的几个重大理论环节（感性存在、异化、感性解放），从而再现了马克思的“唯一之思想”（对人的生存性状作整体的思考），更在于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读有几个突破性的创见，它们是：

作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追溯了“感性”的历史遭遇。通过对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这三个突出代表者的哲学思想的分析，充分展示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本性。这一本性就是：无处不在的理论态度；构成此种态度的知识论路向；以及这一路向最为隐秘的核心——意识的内在性。其分析中，对哲学家思想的把握缜密而精当，表现了作者厚实的哲学史的功底。如，作者对柏拉图对话篇中为什么充满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色彩的分析、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所体现的“主体”设定“客体”的哲学原则的辨析、对黑格尔的概念辩证逻辑如何造成了人的生存境况之遮蔽的揭示，等等，都显示了作者深邃的思辨能力。另外，作者把“感性”的历史遭遇列为第一章，这也就为后面阐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作了很好的铺垫。两相对比，让读者能深刻领会到马克思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即：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己。在马克思这里，就是强调通过“扬弃”人的自我异化，把“黏稠的”、“温暖而湿润的”、丰盈充沛的感性存在归还给人自己。

作者首次在存在论的原则高度上阐发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感性解放原则。按照作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他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说共

产主义乃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这种扬弃又不过“是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那么，这种解放唯有在存在论的原则高度上来展开才是可能的。因为，唯有在存在论的根基上瓦解主体哲学“意识的内在性”，原来由形而上学建制而来的林林总总的对立和矛盾（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等等）才有可能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以及失去它们作为如此一种对立面的存在。唯有在“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了的社会，在“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得到真正解决了的社会，才会有如下境况之发生，即：“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而“社会”才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作者在作出这一理解后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当下之社会，唯有消除“资本”的强制逻辑和现代形而上学原则的统治，人才有可能从作为抽象的“物”（货币或资本）的存在回到感性的具体上来。亦即如海德格尔说的，人不再迷失于“存在者”之中而是记起“存在本身”。我以为，作者的这一解读是极富深刻性和说服力的，它全然有别于过去我们对共产主义学说所作的知性科学的理解。

作者第一次特别突出讨论了“感性意识”与“感性需要”这两个重要概念，并认为“感性活动”原则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之基础原则，在其最深刻和最内在性上必须从感性意识、感性需要来理解。作者这样做和这样断言，并非随意之举，它在马克思的原典中有其依据，在现代哲学这里（如萨特从“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的“对象化”来阐发实践、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原初情绪或体验的揭示等）有其印证。而这一依据和印证，在过去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时却被粗暴地忽略。正是这一忽略，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作为马克思哲学之基础概念的“感性活动”或“实践”作了知性科学的理解。这里，作者把“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个概念提取出来作特别的讨论，打开了一个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新境域。情形就如作者在其导言中说的：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基本原理，如现实的个人、需要的再生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人化自然、生产

力与交往关系、语言与历史、共产主义等，实际上都是通过对感性意识、感性需要的阐发而生成的。固然，这本著作中作者没有就马克思这一阐发的各个具体内容予以特别展开，但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任何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者都必须认真去思考的，且作者所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基础的一种夯实。所以，我同意作者著作中的这样一个说法，即任何对这两个概念（“感性意识”、“感性需要”）的匆匆越过，都会造成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在理解上的困境或折扣。

以上，大体就是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此外，颜值一提的还有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细腻的文字处理功夫。行云流水的谋篇布局、精雕细琢的遣词造句、气势磅礴的排比、传神入髓的比喻，这一切不但强化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也增添了读者阅读时的美感。

这部著作是兴章的博士论文。当著作还是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如果论文出版，它将会有持久的学术影响力。所以，当论文交付出版之际，兴章要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之。我想，该作品的出版不仅对作者本人，对我们的学界和时代也将会是一份不菲的礼物。此书理论意义自不待言，它将引领我们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存在论哲学思想，更加真切地体察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质。今天，现代社会这辆受到形而上学原则和资本原则双重捆绑的巨大战车疯狂地向前疾驰，文明的问题不断涌现：知性思维、进步强制、物欲横流、精神荒芜、意义跌落、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等，所有这些一同席卷和侵蚀着我们的生存。置身此情此境之下，正如作者本人在“导言”中所说：“理解和领会马克思关于人感性存在和感性解放的存在论哲学思想，对于从根本上改变当代人的实践立场和态度，重塑人的丰盈完满的感性存在情态，实现人类的自我拯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无论作为一个长期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学者，还是作为兴章博士的导师，我都极力支持此书付梓，并在此向广大读者作一推介，期待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进一步讨论。

孙承叔

2009年3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理性的张扬与感性的隐退	(13)
一 柏拉图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放逐	(13)
(一) 柏拉图在理性形而上学中的奠基地位	(14)
(二) 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与其时代课题	(14)
(三) 柏拉图的辩证法中理性的突兀	(16)
(四) 喜剧色彩的对话风格的深刻寓意	(20)
二 笛卡尔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悬置	(23)
(一) 笛卡尔哲学的主题及其时代课题	(23)
(二) “我思故我在”与人的实体化	(26)
(三) “我思”设定“对象”的原则与知识论哲学路向的 开启	(30)
三 黑格尔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异在	(34)
(一) 黑格尔哲学的主题与其时代课题	(35)
(二) 纯粹概念的辩证运动和人的生存之遮蔽	(38)
(三) 历史理性与人是历史的工具	(45)
第二章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53)
一 反理性暴政的暗流涌动	(54)
(一) 帕斯卡尔的“自觉心灵”及其对“虚无”的体验	(54)
(二) 卢梭的自然主义人性论及其对启蒙理性的叛逆	(57)
(三) 浪漫主义思潮与“狂飙突进”运动	(62)

二	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	(67)
	(一) 通过阐释哲学和时代生活的关系批判黑格尔哲学	(68)
	(二) 通过重新确立哲学的对象和出发点批判黑格尔哲学	(69)
	(三) “感性-对象性”的本体论原则	(73)
	(四) 感性哲学提示的可能性出路	(78)
三	“感性活动”原则与存在论哲学思想之奠基	(80)
	(一) 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坚定承诺 ..	(81)
	(二) “感性活动”原则之确立	(84)
	(三) 感性存在论境域之真正打开	(88)
第三章	感性存在的维度	(98)
一	感性存在的自然界	(99)
	(一) 感性活动与感性的自然界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	(99)
	(二) 感性活动与感性的自然界 (对黑格尔的批判) ..	(103)
	(三) 海德格尔对现代自然观的批判	(108)
二	感性存在的历史	(111)
	(一)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	(111)
	(二)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的批判	(116)
	(三) 感性活动的历史存在论	(121)
三	感性存在的语言	(125)
	(一) 问题的提出	(126)
	(二) 海德格尔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	(127)
	(三) 存在论视域下的语言、意识和历史	(133)
	(四) 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之存在论内涵	(137)
四	感性意识	(143)
	(一) “感性意识”概念的基本内涵	(144)
	(二) 马克思的“感性意识”与海德格尔的“领会” ..	(147)
	(三) 感性意识与自我意识、感性直观	(151)

第四章 感性活动的存在论之肯定——感性需要	(161)
一 传统哲学对感性需要的贬斥	(161)
(一) 感性需要之于古代和中世纪	(162)
(二) 启蒙思想家眼中的感性需要	(164)
(三) 康德、黑格尔论感性需要	(166)
二 费尔巴哈的感性需要论	(171)
(一) 费尔巴哈对“无情欲的理性”的批判	(171)
(二) 感性-对象性原则与感性需要	(174)
(三) 费尔巴哈的感性需要论之缺憾	(177)
三 作为感性活动之肯定的感性需要	(182)
(一) 感性-对象性原则之于感性需要如何成为必要	(183)
(二) 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原则与感性需要	(187)
(三) 感性需要的历史活动	(189)
第五章 感性存在的历史乖离	(197)
一 异化劳动与人的现实感性生命	(197)
(一) 思想史上对异化问题的探讨	(198)
(二) 马克思涉及异化问题的大致历程	(201)
(三) 异化劳动与人的现实感性生命	(205)
二 货币、资本与人的现实感性生命	(209)
(一) 货币与人的现实感性生命	(210)
(二) 资本与人的现实感性生命	(217)
三 意识形态与人的现实感性生命	(226)
(一) 马克思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大致历程	(226)
(二)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	(228)
第六章 感性解放	(237)
一 感性解放的必要性	(238)
(一) 存在的真理——“生存着地生存”	(238)
(二) “现实生活的异化”呼唤人的感性解放	(244)
二 感性解放的路径	(247)
(一) 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248)

(二) 异化的扬弃与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	(250)
三 感性解放的状态	(253)
(一)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254)
(二) 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258)
四 感性解放论的当代回响(兼评“爱欲解放”论)	(265)
(一) 爱欲解放论的哲学立论基础	(266)
(二) 爱欲解放的途径	(270)
(三) 爱欲解放的状态	(273)
结束语	(278)
参考文献	(282)
后记	(287)

导 言

在西方，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作存在论的解读，始于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卢卡奇，其代表著作是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以讨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为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问题。在他看来，以普列汉诺夫、梅林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种知性科学的理解，这一理解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导向一种经验实证主义和经济决定论。针对这一解释路向，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唯独意味着其“革命的辩证法”。从卢卡奇对这一“方法”的阐释看，这一方法，指的是“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涉及的是“思维和存在”的辩证统一问题。当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中心问题是以“实践”来“改变现实”，而不是像形而上学那样仅仅诉诸对客体的直观，他无意间触及到了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的基础性质，尽管当时的卢卡奇还是以“方法”问题来谈论。正是如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卢卡奇看作是物化和革命的核心问题。当然，与卢卡奇同时发表基本一致看法的还有柯尔施、葛兰西。如果说以卢卡奇、柯尔施为代表的学者在对“方法”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前提”问题的讨论中触及到了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的基础性质，那么，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存在主义的解读时，也关乎到了同样的问题。在萨特看来，现代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有的一种存在主义“弃绝”了，所以必须对之进行补充。在这一补充中，他看到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强调的是人的实践性以及历史是人自己活动的结果。而在具体论说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时，他特别注重实践的“自为”和“自由”特

性，亦即强调作为“意识的意向性”活动问题。可以看到，萨特对实践的理解已经涉及到对作为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之基础概念的“感性活动”、“感性意识”的理解问题。而在梅洛·庞蒂那里，当他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对现代性危机的界定出发（理性的困境）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深入到了对作为马克思哲学之基础概念的“实践”的理解。在对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批判中，他提出了“己身”与“知觉”、“置身状态”与“存在投入”等概念，并通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奴关系”的讨论提出了个人生存的体验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梅洛·庞蒂在对马克思哲学作生存论的解读。至于海德格尔，更是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所具有的存在论性质。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年）中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说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基本体验”——“异化”（海德格尔称之为“遗忘存在”），并认为，马克思对异化的体会“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在此一度上，胡塞尔和萨特都没有达到同马克思可以对话的资格。虽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也有一些误读，但在上述问题上，无疑表明了他见解的深刻性。而在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主将的马尔库塞那里，他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了著名的“爱欲解放”论和“新感性”论，并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学说的补充和发展。从上面列举中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讨论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从存在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作解读，已成为当代哲学对马克思哲学解释的基本路向；第二，从存在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作解读，都是从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概念——“感性活动”或“实践”的基础性质来理解的。第三，在其对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概念的理解上，深入到了作为活动或实践主体的“意识”或原初“情绪的体验”层面，在马尔库塞那里，更是进入到作为“无意识”的“本能”中来理解。第四，在对马克思哲学作存在论路向的解读中，都关注基于活动而存在的人的当下生存情态，并对人的解放提出了设计方案。

在国内，对马克思哲学作存在论路向的解读，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代表者是复旦大学的吴晓明和王德峰等人。在这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大体历经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传统的“物质本体

论”的解读阶段。这一解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解释路向的延续。第二个是“主体性哲学”或“实践哲学”的解读阶段。很明显，它是对第一个解释阶段的否定（因为抽象的物质本体论远离人的现实生活）。但这一解读，对“主体”的理解仍然滞留在近代哲学的视野中，对“实践”也作了一种知性科学的理解，即仅仅从“事实”和“结果”上来理解实践。目前，对马克思哲学作存在论路向的解读风气日盛，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越来越多。就著作看，由吴晓明和王德峰合著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2005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还就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作了存在论上的解读。王德峰在他的《哲学导论》（2000年）和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涉及马克思哲学时，也是从存在论路向来解释的。邹诗鹏在其《生存论研究》（2005年）一书中对作为马克思哲学之基础概念的实践也作了生存论的辨析。还有像李葵军的《马克思感性活动的存在论》（2005年）、崔唯航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2005年）等著作，都是从存在论的路向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阐发。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本著作立题为《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对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探析》，意在対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根基上的哲学革命，在理论上表现为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那么，对现代形而上学产生和形成的历史，以及它如何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操纵原则和形成对人的现实感性生命的遮蔽的追问就是必要的；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不过是现代私有财产即“资本”的观念形态，颠覆现代形而上学就是要瓦解资本的逻辑，而瓦解资本逻辑的目的又在于拯救被“异化”了的人的现实感性生命，改变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那么，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理论（异化之作为生存论的概念）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人的解放理论的探讨也就成为绝对必要。因此，我们认为，在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中，有这样三个基本的理论环节，即感性存在、异化、感性解放。这三个环节都是由“感性活动”原则来贯穿的。人是感性的存在物乃是因为人是“感性的活动”；人的异化乃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异化，因而也就是人的感性存在的异化；人的感性解放是异化的扬弃，亦即人重新回到感性

存在的状态（人与“存在本身”的“原初关联”）上。可见，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存在论哲学思想体现的是马克思对人的生存性状的整体思考。这一思考，既是马克思存在论哲学革命的必然结论，也是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说“每个思想家都只思考一个唯一的思想”（海德格尔语），那么，关于人的感性存在和感性解放就是马克思“唯一的思想”。

基于这一理解，著作在框架和内容上作了如下规划和安排：

第一章：理性的张扬与感性的隐退。这一章主要追寻了理性形而上学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在理性原则的规制和宰割下，人的感性存在是如何被肢解的。具体的分析是以三位哲学家为范例来展开的，即：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柏拉图，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传统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在柏拉图那里，他主要通过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共相论”来高举理性、贬低感性，从而开启了西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理性生活的道路。而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则通过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确立了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原则。这一主体性哲学依循“我思”设定“对象”的建制将人及人的世界“实体化”（或是“精神”实体化，或是“物质”实体化），同时，这也就决定性地开启了近代知识论的哲学路向。在黑格尔那里，他通过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和严密的思辨逻辑穷尽了形而上学一切之可能。人，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等于“自我意识”。“感性存在”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初始的、“异在”的形式，最终要被“自我意识”所“克服”和重新“占有”。

第二章：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一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的提出如何构成了一场在存在论根基上的哲学革命。为了在背景上更加清晰地展示这一革命之必然性，著作追寻了近代就涌动着的一股反“理性暴政”的暗流思潮。具体分析了帕斯卡尔的“直觉心灵”和他对“虚无”的体验，卢梭的自然主义人性论对启蒙理性的反叛，以及影响广泛的浪漫主义思潮和德国文学上“狂飙突进”运动的主旨。同时，尤其对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来说为马克思留下了无穷的思想财富展开了分析。这一分析主要围绕着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存在论性质的指证上。另外，如果说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原则